



# 道德經白話淺釋 135

陳德陽前人 講述 陳樹旺點傳師 整理

（接上期）

《列子·力命篇》有一個故事（註）。

楊朱有一個朋友叫季梁，季梁生病了十天，沈重到將死掉了；季梁的兒子圍在他面前哭泣，還想要請醫師來救治。

季梁向楊朱說：「我兒子如此地不肖，你為什麼不為我唱歌來曉諭他呢？」

楊朱唱著歌說：「天且不能認識，人怎麼能覺曉呢？福祉不是來自天，罪孽也不是來自於人，我呀！你呀！哪裡會不知道（命）呢？醫師呀！巫師呀！又哪裡會知道呢？」


他的兒子仍不能了悟，終於請了三位醫師，一叫矯氏，二叫俞氏，三叫盧氏，來診斷季梁的病。

矯氏向季梁說：「你體溫冷熱沒有調節，真氣虛實沒有調度。病是起於忽飢忽飽，放縱色慾。精神思慮煩躁散亂，不是天，也不是鬼所造成的，雖然病重，可以治好。」

季梁說：「這是一般庸俗的醫師，快把他趕走！」

俞氏說：「你初始在胎中滋養不足，出生後吃乳又太多，病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，它的由來已很嚴重，不能痊癒了。」

季梁說：「這是位好醫師，且留他吃飯吧！」



盧氏說：「你的病不起於天，也不起於人，也不起於鬼，由命運而稟受生命與形體，既然有生命與形體的控制者（業力），又有知道命運的人（季梁），又何必用藥石呢？」

季梁說：「這是位神醫呀！重賞他再讓他走！」

不久，季梁的病自個兒好了。

生命並不是寶貴它，就會生存；身體並不是愛護它，就會強厚；生命也不是作賤它，就會夭亡；身體也不是輕忽它，就會薄弱。所以，就算寶貴它，也或許不會生；作賤它，也或許不會死；愛護它，也或許不會強厚；輕忽它，也或許不會薄弱。這很像是相反，其實並不相反，而是自然生、自然死，自然厚、自然薄。或許寶貴它，就會生；或許作賤它，就會死；或許愛護它，就會強厚；或許輕忽它，就會薄弱。這很像是相順，其實並不相順，而是自然生、自然死，自然厚、自然薄。

鬻熊向文王說：「自然增長的不算是增長，自然損短的不算是損短。計算長短增損而無所得，又能怎樣呢？」

老聃告訴關尹說：「天所厭惡的，誰能知道它的緣故呢？」意指與其迎合天意、揣摩利害，不如停止吧。

這個故事，也是在進一步延伸「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」的意思。



註：原文出自《列子·力命篇》。楊朱之友曰季梁。季梁得疾，十日大漸。其子環而泣之，請醫。季梁謂楊朱曰：「吾子不肖如此之甚，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？」楊朱歌曰：「天其弗識，人胡能覺？匪祐自天，弗孽由人。我乎汝乎！其弗知乎！醫乎巫乎！其知之乎？」其子弗曉終謁三醫。一曰矯氏，二曰俞氏，三曰盧氏，診其所疾。矯氏謂季梁曰：「汝寒溫不節，虛實失度，病由飢飽色欲。精慮煩散，非天非鬼，雖漸，可攻也。」季梁曰：「眾醫也，亟屏之！」俞氏曰：「女始則胎氣不足，乳湮有餘。病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漸矣，弗可已也。」季梁曰：「良醫也，且食之！」盧氏曰：「汝疾不由天，亦不由人，亦不由鬼。稟生受形，既有制之者矣，亦有知之者矣，藥石其如汝何？」季梁曰：「神醫也，重貺遣之！」俄而季梁之疾自瘳。

生非貴之所能存，身非愛之所能厚；生亦非賤之所能夭，身亦非輕之所能薄。故貴之或不生，賤之或不死；愛之亦不厚，輕之或不薄。此似反也，非反也；此自生自死，自厚自薄。或貴之而生，或賤之而死；或愛之而厚，或輕之而薄。此似順也，非順也，此亦自生自死，自厚自薄。鬻熊語文王曰：「自長非所增，自短非所損。算之所亡若何？」老聃語關尹曰：「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」言迎天意，揣利害，不如其已。

（續下期）